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五十五回 逞變詐覆兩翻雲 善逢迎依草附木

夜間劉老爺來院，問玉瓏玲曾否看過銅床？玉瓏玲回說：「今兒因時候太遲，來不及觀看，明兒我們同去看罷。」劉老爺連稱可以。次日，劉老爺親坐著汽車前來，接了玉瓏玲、老二兩人，同往白克路新租的公館內。這地方老二已去過一次，卻在空屋時代。如今已大不相同，據劉老爺自言，雖則兩上兩下的房子，已費了三千餘金裝修。各房間通盤油漆，客堂中擺設也是紅木，廂房中也是紅木器具，為劉老爺會客之所，掛著許多名人書畫，乃是劉老爺家中搬出來的，還不在這三千金數內。樓上正中是女客堂，全仿外國款式，木器盡用柚木，椅墊都是大紅緞的，壁上高懸四架風景畫片，也是劉老爺費了重價覓來的寶貝。地下釘著極精緻的地衣。便是扶梯上也釘著地席，上下絕無聲響。臥房內更為考究，地衣上面，更加一層地氈，踏上去腳底綿軟。中間一張八角小台，鋪著台毯，在台腳上，看得出是柚木所制。其餘木器，也是一般漆色。衣櫥梳裝檯麵湯台上，所嵌的車邊玻璃衣鏡，盡車作定勝式，很為美觀。台上陳設，應有盡有。所說那張銅床，兩旁滿嵌羅甸，掛著白縐紗蚊帳。雖然是美國頭等名廠所制，但外觀似無甚特別奇異之處。劉老爺親自動手，將蚊帳撩開，始見四邊銅柱上，各裝小電燈無數，彷彿南京路新開銀樓，門面上裝飾一般。劉老爺輕將靠枕邊柱上一個銅鈕按了一按，滿床燈一齊開放。因在白天，雖沒十二分光明，卻已可抵數百枝燭光。劉老爺更爬上床，將靠裡一面帳門撩開，露出一面大著衣鏡，正對他三人，照得鬚眉畢現。老二不覺吐舌一笑。劉老爺道：「你莫笑，這裡還可移動。」說著，將鞋子脫下，植立床中，把帳頂隨手一拖，果被他拖開一旁，上面又露出一面著衣鏡，向下照著。劉老爺立在床上，倒映入鏡中，宛如倒掛著一般。老二、玉瓏玲二人，都看得笑將起來。劉老爺一跳下床，上鞋，滿面春風，對玉瓏玲道：「何如」這番可稱你意了？」玉瓏玲又批駁電燈光線不足，枕頭尺寸太短，台上的香水太劣，地毯顏色不佳。劉老爺一一答應她更換。玉瓏玲忽一轉念說：「這裡只有一部樓梯，設在客堂後面，我這裡房門平時門著，娘姨端送茶水上來，必須經過客堂，如遇樓上有客的時候，豈不討厭。不如在我房間後面，另裝一部便梯，下通樓下的下人房間，開出去便是廚房，一則夜間便於叫喚，二即端送吃食東西容易。就是說句鈍話，若逢不測，也容易逃走，你道如何？」玉瓏玲要求他多裝一部扶梯，原有別種用意。但劉道台聽她發令，宛如從前做官時，得上峰的教訓一般，那敢違背，疾忙答應了一個是字。接著又高喊一聲來啊，新公館中，本有二男二女，四個僕人，都是劉老爺所僱。聽主人呼喚，不知何故，一齊跑了進來。劉老爺叫住一個男僕，命餘人退去，向那男僕道：「官升，你快替我喚一個木匠，在房間背後另裝一部扶梯，須盡三天內完工，不得有誤。」男僕答聲退下，劉老爺懇懇請玉瓏玲在床沿上坐下，自己也坐在她旁邊。老二知道他們兩人有秘密話講，便借著觀看木器為由，走走客室中去。這邊劉老爺低聲對玉瓏玲道：「我這裡至多三天可舒齊了，你幾時可以答應我搬進來呢？」

玉瓏玲道：「我不是對你說，端午節後嗎，你緣何忘了？」劉老爺搖頭道：「現在才只二月底，到端午節還得兩個多月。去年年底，我教你住過來，你說房子沒收拾好，不肯，現在收拾好了，你又推端午節。我空房錢已賠了三個多月，你更要教我加這兩個月，卻是什麼緣故呢？若說局賬，我昨兒看你堂簿，連酒賬不到一千，就我一個人獨認何妨。」玉瓏玲笑道：「你既性急，我馬上就搬過來亦可，不過我住了過來之後，你能天天晚上陪我嗎？」劉老爺聽說，呆了一呆，斂眉道：「又來了。我那天對你說得明明白白，皆因我家那位太太，她為人脾氣有些古怪，天天夜間必須我回家過宿，遲早不論，若有一天不回去，她便要和我鬧一個不休。並非我怕她的話，實因要家中免卻淘氣，不得不順她些兒。我每夜一準陪你到三點鐘再回去，料想三點鐘到天明，已沒多少時候，你也可以滿意了。」玉瓏玲不悅道：「你說得好寫意，你回去了，固然有你太太相伴，我一個人獨臥在偌大一間房中，豈不嚇殺。」

劉老爺道：「那也沒法，你就多用幾個娘姨丫頭相伴罷。」玉瓏玲道：「娘姨丫頭，清早都要起來操作的，你說天天三點鐘走，你在這裡，他們便不能安睡，等三點過後再睡，第二天如何好教他們起早。倘若一家上下，天天躺到日高三丈起身，還成什麼體統？」劉老爺笑道：「如此我就提早些兒，僅十二點鐘走便了。」玉瓏玲鼓著嘴道：「如其不能全夜陪我，還不如早些兒走的為妙。」劉老爺笑著，連稱遵命。玉瓏玲正色道：「現在要講開銷了。你從前答應我每月二百塊錢，若要多用娘姨，可就不夠了。」劉老爺道：「我加你一百何如？」玉瓏玲搖頭道：「三百元還不夠，極少每月四百。」劉老爺道：「就四百便了，你還有何說？」玉瓏玲道：「你答應了，我自然沒話說，只消你幾時扶梯裝好，通知我搬進來就是。」劉老爺大喜，玉瓏玲即喚老二進房，對她說：「你前日告訴我，要和妹子合包小先生，現在你妹子跟姓吳的走了，你打算怎樣？我勸你還是不必再做什麼生意，跟我到這裡來，仍舊服侍我罷。應該的意思，這裡老爺決不少給你的。」劉老爺接口道：「是啊，老二你也到這裡來，服侍奶奶罷，每年我多送你幾十塊錢便了。」老二笑答道：「老爺既肯賞我飯吃，我豈有不願意之理。」

劉老爺大喜。談判之後，轉眼又過五天，玉瓏玲已在新公館中住了一夜，她除帶著老二之外，還有一個梳頭娘姨，一名小丫頭，一個包車夫，都是她由妓院中帶出來的。還有兩個粗做娘姨，兩名男僕，一個叫官升，一個叫財發，乃是劉老爺所用。玉瓏玲因他們不是自己人，心中頗不滿意。第一夜就尋兩個粗做娘姨的事，將她們痛罵一頓，次日告訴老爺，歇了一個。不到三天，又把那一個停了。為她們接替的，卻由老二舉薦，是她一黨，好歹都不在話上。還有男僕官升、財發二人，乃是劉老爺多年舊僕，還是他做道台時，任上所用，素在老爺跟前說得進話。而且男僕不比女僕容易打發，玉瓏玲一時竟不敢奈何他們。官升管理外場，買辦物件。財發是廚子出身，在家兼帶做菜。玉瓏玲常說財發制的菜沒味，劉老爺只囑咐財發，以後燒菜須多加作料，卻並不將他停歇。玉瓏玲無奈，另想一個法兒，密囑車夫阿六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阿六領命，趁財發空閒時候，對他說：「像你吃這裡公館的飯，真是適意極了。你除了一天燒三餐飯，早上小菜場買小菜之外，便沒甚事。我更比你適意，老爺坐的是汽車，奶奶又難得出門，一天到夜，吃吃困困，好不受用。不過有一樣，你買小菜還有些後手可賺，我只靠著五塊錢工資，就貼我要好的女朋友處開銷還不夠，未免美中不足。」

財發本是少年人，聽阿六說有要好的女朋友，不覺心癢起來道：「好啊，你原來還有姘頭，可以讓我見識見識，開開眼界嗎？」阿六起初不肯，經不起財發再三要求，始答應帶他同去，卻教他不可在官升面前道及。因他板板六十四這副尊容，很是討厭的緣故。財發一口應允，阿六始帶他到姘婦家中。這姘婦原本是花煙間的搗婦，現已升作野雞妓院老鴿。她有一個妹子，操業比她姊姊略高，乃是私門頭，又名鹹肉莊。現時上海灘上，極為時髦。因有班很闊的士大夫，也愛向此中覓趣之故。但她可為著闊人過多，受了小小一點兒毒氣，醫生囑她暫停交易，故而住在她姊姊處休息。見阿六來了，姊妹兩個，一齊圍著他說：「阿六恭喜你，現在你可由烏龜升作忘八了。」阿六忙擺手道：「你們別打哈哈，現有貴客在此。」說著，請財發一旁坐了，並指點告訴他姘婦道：「這位財發哥，是我新主人那裡的同事。」

姘婦聽說，慌忙過去倒茶。財發偷眼她，已有三十來歲年紀，一雙大腳，兩道濃眉，很像個強盜婆似的。惟有她她妹子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紫膛色皮膚，卻還黑中帶俏。他望那女的，那女的兩隻風騷眼，也不住向他上下身打量，財發反被她看得難以為情起來。阿六見了，忙把那女的手拉起，又拉財發一隻手，使他兩個手攬著手說：「今兒你們相遇，也是天緣，我來替你兩人作個媒罷。」財發雖然是個寡漢，卻是初出茅廬，還有些老嫩，聽阿六一說，不覺面上紅漲，縮手不迭，說：「阿六，你又要開我的心了。」那女的卻趁勢一屁股在財發旁邊坐下，把粉頸連扭幾扭道：「我只恐沒這般福氣。」

口中說著，下面一隻膝蓋，輕輕在財發腿上磕了兩磕，又對著財發盈盈一笑。這一笑可把財發笑得魂靈兒都出了竅，不知怎樣對答她才好。幸虧阿六從旁接口道：「財發你聽見了沒有？倘你再不答應，如何對得人住，」財發笑道：「你想教我怎樣答應呢？」阿六手指著那女的道：「你問她罷。」那女的又把頸項扭了幾扭道：「我是粗蠢得很的人，那能中人之意。」阿六笑著向財

發努努嘴，財發會意，笑道：「阿喲，你言重了。我才是粗笨人呢！」那女的伸手在財發腿上拍了一下道：「你不嫌我粗笨就好了，還要客氣什麼。」

財發就勢將她一隻手抓住，兩個人便搭了話。這是第一次。以後財發得了空，便央求阿六帶著到姘婦家去，一天天熟了，索興不須引導，自己一個人也前去望那女的。那女的雖然閉關時代，因見財發來意甚誠，也不免和他偷做了幾次交易。但財發所易來的，並不是什麼商務上貨物，卻是花柳場中資格。何謂資格，就是染來的毒氣了。可憐財發自己還不知受毒，起初只覺小便淋痛，倒也不以為意。久之淋勢加劇，腫痛異常，偷著請教那女的，方知是白濁之症，教他吃生白果汁，又是什麼五味子丸，檀香油，吃了這樣，又吃那樣。他雖竭力瞞人，無奈阿六是老內行，一望已知就裡，悄悄告訴玉玲瓏。玉玲瓏即對劉老爺說：「財發為人，從前固然是很好的，不過近來已變壞了，常在外間宿娼，聽說已染毒成病，這樣一雙齷齪齷齪的手，如何好燒菜給我們吃。」

劉老爺不等他說完，已笑將起來道：「這個你可放心，別人我不能擔保，講到財發這人，就把一個女子，赤身露體推在他床上，也乾不了事，因他當年在任上的時候，見了娘姨丫環，都要嚇得不敢說話的，怎敢在外宿娼，你休得輕信別人的閒話，冤枉了他。」玉玲瓏怒道：「財發又不是你的兒子，要你這般護短。你若不信，少停吃罷夜飯，不妨親到他臥房中看他幹什麼事，再查查他台上有些什麼藥瓶，就知道了。」

劉老爺依言，這夜看財發吃罷晚飯，廚房中收拾定當，熄了火，退入臥房，自己便輕腳輕手，跟他到臥房門口，見房門虛掩著，輕輕用手推開，卻見財發坐在台旁邊，背向著門，面朝電燈，蹣跚兩腿，擱在一張凳上，低頭似有所作。劉老爺因不清楚，便把門縫更推大一些，自己側身入內。財發因一心注意前面，並不提防後面有人進來。劉老爺躡足走至財發背後，昂頭觀看，見他面前台上放著一包丸藥，一鍾熱騰騰的開水，大約因水燙，還未吞服。再看他下一面，褲腰退至大腿，一手正捧著下部，用布包紮。劉老爺見了，咳的一聲，把財發嚇了一跳，回頭見是主人，驚得魂不附體，也顧不得再打包裹，提起褲腰，奪門便走。劉老爺大怒，當夜便命官升將財發的鋪蓋卷了，拋出去，不許他進門，連工錢都不肯付給他。後來還由玉玲瓏做好人，勸劉老爺算還他工錢，自己另賞他兩塊錢，財發十分感激。劉老爺欲另用廚子，玉玲瓏說：「粗做娘姨中，有一個很善燒菜，不必另用廚司，以節開消。」

劉老爺自然無不依從。玉玲瓏又把每日上街買小菜之任，派了車夫阿六，以報他辦事之勞。此時劉老爺所用的人，只剩官升一個，但玉玲瓏還不肯放鬆他。有一天玉玲瓏給官升三十塊錢，命他往洋貨店去買一條鴛鴦絨毯。又把自己常蓋的一條絨毯，教他帶去作樣。說我這條絨毯，三年前花二十五塊錢買的，不過現在洋貨行情，都比從前貴得多了，說不定要賣三十塊出頭，你暫時可帶三十塊錢去買，如其不夠，再回來向我添便了。官升領，命拿著絨毯，到大馬路一片洋貨店中說要買照樣的鴛鴦毯，店伙看了一眼，拿出一條，只討價十六塊錢。官升問他可曾弄錯？店伙說決不錯的，這是第幾號，還有一號，比這個略貴，但尺寸也比此大了，官升看新舊兩毯的厚薄顏色尺寸，果然相同。但他素性仔細，猶恐有誤，另走一家洋貨舖。照樣拿出一條，只討十五塊錢，更比第一家少了一塊。問店伙的說話，也大略相同。官升暗想，大約從前是新出之貨，故此價錢貴。現在過了時，所以價錢也便宜了。買回去料不致誤。奶奶那一條既花二十五元買了，我也落得賺他十塊錢，若報賬便宜了，她還要疑心我買了歹貨呢。主意既定，便把這一條絨毯，花十五塊錢買下，回家虛報十塊，說也是二十五塊錢買的，並未漲價。玉玲瓏心想你還算心平，不過已中了我的計了。在官升報賬的時候，劉老爺也在旁邊。官升既走，玉玲瓏把兩條絨毯，看了又看，對劉老爺道：「可惜新一舊，配不成對，現在我身邊錢用完了，你自己再替我去買一條，配成了對罷。」

劉老爺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給官升二十五塊錢，教他再去買一條便了。」玉玲瓏道：「你太不體諒下人，他大馬路跑來跑去，腿亦跑得疲了，你再教他跑一趟，如何說得過去，自己橫豎有著汽車，又不用你腿跑多少路，何不自己坐汽車去走一趟，又快又便當，豈不甚美。難道我求教你買一樣東西，都不願意了嗎？」劉老爺笑道：「好好，你算體諒下人，未免難為了我。但你既這樣說，我就自己替你去買便了，省得說我不肯為你辦事。」

玉玲瓏又把那一條新絨毯，仍用原招牌紙包好，交給劉老爺，說拿這個去照樣，仍到那一家洋貨店去買，休買錯了，回來配不成對。劉老爺依言，坐著汽車，仍找這一片原洋貨店，給他們看了樣，說要再買一條，店伙討價十五塊錢。劉老爺十分疑惑，說適才有個僕人來買這一條，花多少錢呢？店伙回說也是十五塊。劉老爺心中明白，是官升賺了他的錢，不覺怒氣勃勃，回到家中，先對玉玲瓏說：「幸虧我剛才親出去走了一趟，不然給那狗人的賺了錢，我還當他是好人呢。」

玉玲瓏故作不知，問他此話怎講？劉老爺便把官升花十五塊錢買絨毯，虛報二十五元等情，告訴了她。玉玲瓏冷冷的答道：「這有何妨，你們做官的，橫豎錢多得很，不給他奴才們賺，給誰賺呢。想他自跟你到現在，賺你錢已不知道有多少了。你從前既沒和他鬧，這番為了十塊錢，也犯不著得罪他，以致傷你們主僕們的情分了。」劉老爺聽說，更把無名火提高三丈，做官人十個中倒有九個愛財若命，他聽玉玲瓏提起官升從他至今這句話，一想此言果然不錯，自己買辦東西，打從官升手中經過，已不知有幾千幾萬，今番只十五塊的事，他倒賺了十塊，多的更不消說了。試想我辛辛苦苦刮來的民脂民膏，被他坐地分贓，無端擊去許多蟹腳，心中自然忿怒。當時就把官升叫到面前，痛罵：「狗才，你好狠心，我問你這條絨毯，究竟花多少錢買的？我適才親到這一片洋貨店，和你買一式一樣的東西，只花十五塊錢，你為何報賬二十五塊，賺銅錢也不能這般賺法！你倒沒報五十塊錢，賺他三十五塊呢。」

官升被他一言道破，無話可說，額角上冷汗直流，連稱小人該死，即身畔摸出十塊錢，放在台上。劉老爺見他還錢，意欲就此了事。玉玲瓏對他附耳道：「你如要留官升的話，須把這十塊錢依舊給他。因他錢已賺入袋內，被你要了出來，將來一定要結毒的。倘你想收回這十塊錢，非得將官升歇了不可。」劉老爺一想，此言果大有見地，究竟奴才花了錢不愁沒用處，當時又把官升照財發的樣攆了出去，便由阿六薦了他一個朋友進來當差。於是公館中七個下人，都是玉玲瓏一黨。劉老爺一走，她便無所忌憚，但她猶嫌消息不甚靈通，要求劉老爺裝置電話。劉老爺那有不答應之理，自此玉玲瓏趁劉老爺不在家的時候，常打電話與月仙舞台她的情人花旦君如玉閒談，後來索興請他來家遊玩。遇著劉老爺回時來，一個打從大扶梯上來，一個便從房背後小扶梯溜了出去。待劉老爺走出門口，這邊上汽車，那邊玉玲瓏已搖電話通知君如玉，不到十分鐘，便坐著包車來了。一往一來，川流不息。玉玲瓏得他兩人伺候，果然不愁寂寞。她家中一班下人，無不是她心腹，故皆守口如瓶，瞞著劉老爺。劉老爺昏昏懂懂，只打每月送四百塊錢過來開消，日間常來混幾個鐘頭，那知無形之中，已買下一個硬殼頂在背上了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匆匆已隔了五個月，要知普天之下虛心事只愁不做，不愁不破。玉玲瓏欺著劉老爺糊塗，膽量便一天大似一天。往常如玉來往都由後門出入，此時玉玲瓏說，後門口有只垃圾桶舐得很，恐污如玉的新鞋，便教他打從前門出入。那天合該有事。如玉出門，恰值有個人走過他門首，此人非別，便是從前因買絨毯賺後手，歇出去的男僕官升。他因自知不合，故也並不抱怨他人。歇出後，已在別處公館當差。這天因事經過舊主人家，見門內出來一人，是他素不相識的。初疑是新用之僕，但僕人那有這般漂亮。若說是主人的朋友呢，自己跟他多年，沒見他有這樣一個人來往。而且劉老爺會客，常在大公館中，未必肯引朋友到這小公館來。就是朋友探望，也不必如此趕早。況劉老爺不能在外過宿，是他朋友應該知道，因何有心前來趕一趟空呢，此中未免可疑。就適才出來那人，油頭粉面，很像是個唱戲的模樣，不過記不清他是誰，莫要姨太太背著老爺，私姘戲子，我倒不可不調查他一個明白。好在他原是此屋人創辦人，左右鄰家僕役，熟識的很多。他走到對門一個李公館中，向他家馬夫打聽，適才那邊出來的少年男子，你可認識。馬夫聽說，哈哈一陣笑道：「你枉為是這裡頭出來的人，怎連主人翁都不認得了。」

官升聽了，不覺一愕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我問你的是對面劉公館呢！」馬夫答道：「我回你的也是對面劉公館。」官升更莫名其妙，說：「劉公館主人，乃是劉道台，已有六十多歲，長鬚子的，我跟他多年，豈不認識，為何今兒變作後生，莫非他已搬了場，換別人進來住了嗎？」馬夫搖頭道：「何嘗搬場，仍是從前你幫他的劉道台住著，不信你可以問別人。出來的這個後生，是不是主

人？」官升聽他說得恍恍惚惚，更不知所謂，再三盤問，馬夫始帶笑告訴他，劉公館姨太太，私姘君如玉，暗往明來，已非一日。劉老爺不在公館中，他便是一家之主。兩個人比較起來，還他做主人的時候為多，故我說他是主人翁了。官升聞言，恍然大悟。因自己現已不吃劉家的飯，無須多管閒事，便去勾當公事完畢，回家又轉到這件事的念頭，想起自己若仍在他那裡，決不容姨太太乾這種事，掃我主人的面光。又想到主人歇了我，公館中才出此事，倘他知道了，一定要懊悔當時不該歇我的呢。想了又想，主人租屋的時候，曾用四個下人，後來自己一個個歇乾淨了，難怪姨太太沒有顧忌，放膽去幹壞事，都是主人自己摧殘心腹下人的不好。漸想到自己歇業的原由，係為姨太太教我買一條絨毯，雖然是自己吃心太狠，一口氣便賺她十塊錢的不好，但姨太太若不對我說，他那一條絨毯花二十五元買來，我也不敢賺這許多，及至後來老爺親自去買，得知實價回來和我鬧，我摸錢出來還他，看老爺當時情形，未嘗沒有轉圜的餘地，卻被姨太太和他咬了一句耳朵，我雖沒聽出她說些什麼，但我的生意，可委實由她這句話上壞的事。

一念及此，又想起財發歇業，係因車夫阿六帶他出去宿娼所致，因何老爺只歇財發，不歇阿六？那阿六乃是姨太太方面的人。想到這裡，心思一貫，如夢初覺。不禁拍案痛罵，好一個萬惡淫婦，原來你欲與情人來往，忌我們是老爺所用的人，恐我們洩漏消息，因此設計將我們一一辭歇。便是兩個粗做娘姨，也何嘗不是她在老爺面前搗的鬼。你既存心如此，現在既有痕跡落在我眼內，我焉能輕易饒你。想罷，便一心打點復仇。他自己雖不敢面見劉老爺，告發此事。但他跟官多年，粗通翰墨，當天便寫了一封匿名信，郵寄劉老爺大公館內，把由馬夫口中探來的說話，和盤寫上，並插入許多譏諷的言語。劉老爺接信，頗為震怒，意欲拿去質問玉玲瓏，又恐她不肯承認。自己一個人悶想多天，始生出一條主意。那一夜十二點鐘敲過，他辭了玉玲瓏出來，坐上汽車，開回公館。走到半路上，忽命汽車夫調頭，仍開轉去。並教他離開十餘間門面停下，自己步行到門口，探頭望見樓上燈光外射，看不出什麼動作，心中思量，自己汽車來回很快，那人大約還不曾來，便欲站在外面等他一回。不意對門李公館主人，看罷夜戲，坐馬車回來，燈光射處，欲避不及。那李老爺與劉老爺本來相識，一見是他，即忙招呼道：「老劉，你裡面才出來嗎？為何站在馬路上？」

劉老爺推頭說：「汽車未來，所以站在這裡等候。」李老爺邀他進去坐一會，劉老爺不便推卻，隨他進內，閒談不到一刻鐘工夫，隱約聽得有人叩自家大門聲音，即忙起身告辭。李老爺笑說：「你因何這般性急？才坐定就要走了。」劉老爺道：「只因我今夜還有則事，改日再來拜候你老哥罷。」李老爺拱拱手道：「如此恕送了。」劉老爺走到外面，恰巧他家大門開而復閉，只聽得裡面控鐵門的聲音，究不知曾否有人進去了沒有。離他數武，有部空包車，點著雪亮的水月電石燈，照見那包車夫低著頭，彎著腰，把兩條車槓高舉過頂，口唱江北小調，緩步而去。劉老爺側耳聽自家樓上，笑語雜作，料定那人已來，一時醋火直冒，伸拳在門上連叩數下，裡面閉門的人，還沒走遠，重又縮出來開了門，乃是車夫阿六。阿六見主人去而復來，不覺一怔，慌忙回頭，向樓上高喊一聲：「奶奶，老爺來了。」

劉老爺要阻擋他不必呼喚，已來不及。急忙大踏步奔到樓上，跨進房門，卻見玉玲瓏一個人坐在床沿上，正解衣欲睡。見了他懶洋洋的說：「你又來則甚？莫不是今夜請了玉皇大帝命令，特頒恩典，許你來陪我一夜嗎？多謝你還有良心，我嫁了你幾個月工夫，別的都沒不稱心處，惟有晚間到臨睡的時候，一個人孤眠獨宿，始覺嫁人作妾的苦處，常一夜哭到天亮。今兒難得你施恩，肯來陪我，不知我前世敲破了幾多木魚，才修來這一夜呢。」說罷，面上頓時顯露出一種形容不出如怨如訴的神態。劉老爺卻被她說得目定口呆，沒了主意。因他見玉玲瓏不動聲色，異常鎮定，心口已覺奇怪。又被她不問情由，硬說自己今夜是來陪她睡的，這件事，他夫人那裡，萬辦不到。聽玉玲瓏口口聲聲，嘮叨不已，自己又未便拒絕她，所以反弄得進退無主。呆了半天，始期期艾艾的說：「不不不是，我我我因忘了一件東西回來拿的。」說著假意翻抽屜尋了一會道：「也不在這裡，大約忘在別處了，去咧！」說完，也不等玉玲瓏回答，便抄他後房小扶梯下樓，足尖兒絆著一物，劉老爺彎腰拾起，見是一方白絲巾，便攏在袖內，下樓到各處下人房間內，看了一遍，見無閒人在內，始叫車夫出來開門。

自己走了一段，到歇汽車的地方上車。這番真個命他開回公館，一路走著，劉老爺自袖中抽出那方絲巾，細細把玩，見一角上有大紅絨線繡的君玉兩個細字。劉老爺起初還當是玉玲瓏身邊侍婢的手帕，不小心遺在梯畔，此時方知就是匿名信中，所說那個伶人君如玉所遺，不覺心中大怒，已明白適才進門的時候，君如玉一定已在樓上，不過自己由正樓梯上去，他走小扶梯下來，出後門逃走，匆促中將手帕遺在梯畔，難為玉玲瓏裝腔作勢，令我竟看不出她有虛心痕跡。可惜自己拾帕時，沒看一個明白，倘立向玉玲瓏追根，恐她亦無對答。現已帶了出來，再拿進去問她，想必她又推托。但她姘戲子這件事，看此已是千真萬確的了。回到家中，不勝憤憤，用力將手帕向地下一擲。他夫人見了，不知何故，即忙過來，將手帕拾起，看了一看，說很白一方絲巾，為什麼丟在地下，弄髒了豈不可惜！劉老爺不答，坐在沙發上面，張著口只顧噓氣。他夫人動了疑，向他再四盤問。劉老爺娶玉玲瓏這件事，本瞞著他夫人的。此時在氣頭上，竟也顧不得許多，便把自始至終，諸般情節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。他夫人聽了，雖不免有些著惱，但念他現在大夢將覺，不妨指點他孽海回頭，故也不和他尋事淘氣，反安慰他說：「從來堂中婦女，哪有一個講究良心的，本來是你自己糊塗之過，況你已一把年紀，她還是嬌枝嫩葉般的人兒，怎肯隨你終老。賠錢偷漢子，固然是中意之事，幸虧你發覺得早，現在應該醒悟的了。也不須動什麼氣，只消自己立定腳跟，不再到她那裡去，那怕她嗣後再偷十個八個漢子，都與你風馬無關，有何不美，何必每一個月，花費四百塊錢，買一個烏龜來做做呢。」

劉老爺聽他夫人這片言語，也很入情人理，想想自己已六十多歲，玉玲瓏還只二十有餘，一老一少，無論如何，決決收服她不住，好在自己娶她，並未花一個錢身價，只代她還了四千多塊錢債，租公館用去三千餘金，幾個月開消也有二千之譜，統共不上一萬，在自己當年做官的時候，巴結上司，也常花上十萬八萬銀子，這些何足為數。況他也做了我幾個月的姨太太，雖然背地裡偷看漢子，面子上終歸是我的人，也未嘗不光輝呢。從今以後，我也不必再去光輝。那四百塊錢一個月，也可省下來了。究竟做官人有決心，劉老爺自此不再往玉玲瓏處，雖然那邊屢次著人來喚，他終守著夫人的教訓，立定腳跟，不再前往。每月四百元開消，也不送去。玉玲瓏差人喚他，原注重在這四百塊上。見他人不來財也不來，已知他一定在那裡得了風聲，不願再做冤桶。玉玲瓏一想，自己的債務，橫豎已由他料理清楚，房屋也安排得現現成，所缺不過每月開門使費，自己還拿得出，原已用不著這老頭兒在旁討厭，落得適適意意，和君如玉兩個人成雙作對了。因此請劉老爺幾趟沒來，索興也不去喚了。不過玉玲瓏此時，又存著一個缺憾。因從前劉老爺來的時候，劉老爺回了家，有君如玉相陪。君如玉上台做戲，便有劉老爺作伴。兩個人輪流著，熱鬧慣了。現在只剩如玉一人，在他出去做戲時，不免寂寞萬狀。如玉見她不悅。問其所以，玉玲瓏愀然道：「都是你害我的，誰教你吃這碗戲館飯，你出去了，我便一個人在家，半夜三更，等你回來，豈不冷靜。」